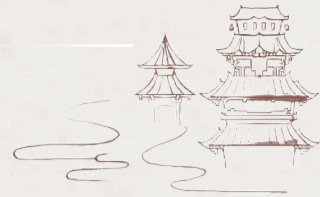


东门
文苑

马年说马



文 梁征

银蛇悄然离去,骏马奔腾迎春。当马年的钟声敲响,关于马的种种话题,便如灵动的音符,纷纷跃入人们的视野。在这马年之际,畅谈马之种种,着实别有一番意趣。

提及马,我们自是熟悉不过。在十二生肖中,马位列第七,与牛、羊、鸡、狗、猪并称六畜,且居于首位。马性温顺,兼具驮、骑、载、拖等多种能力,堪称实干之典范。故而赢得了天马、骏马、良驹、千里马、汗血宝马等诸多美誉。

战场上的骏马英姿飒爽。在那漫长的冷兵器岁月里,马于战场之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双方交战之时,骑兵恰似当今的机械化部队,行动迅疾,机动灵活,攻击力强大。从西安出土的兵马俑中,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兵与马紧密相连的情景:士兵们身披铠甲,手牵战马,那姿态仿佛下一刻便要奔赴沙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虽武艺超群,但若没了赤兔马相伴,其威力必将大打折扣。成吉思汗能够雄踞天下,靠的正是他麾下那支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兵队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的“胡马”代指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南侵之时,骑兵便是其主要力量。明代戚继光曾言“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这生动地描绘出当时行军作战中骑兵作为主力军的重要地位。北宋初期的杨家将,在与辽国和西夏军队的战斗中屡立战功,令敌军狼狈逃窜,其所依仗的也正是骑兵之力。《岳飞传》里对马的描述亦是精彩纷呈,岳飞的坐骑乃是一匹千里马,此马原本桀骜不驯,难以驯服,岳飞凭借高超的武艺才将其征服。无论是吕布的赤兔马、刘备的卢马,还是成吉思汗的战马,它们皆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英勇杀敌,建立了不朽功勋。

文学艺术领域中,马亦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追溯往昔,马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的挚友,表达人们对马的喜爱与情感的作品源源不断。从古典文学中,我们能领略到马的身影及其深远影响。诸如古典小说里提到的白龙马,它驮着唐僧西去取经;关羽的赤兔马,尽显忠义之气;秦琼曾卖过的黄骠马,亦是为人所熟知。这些都足以表明人们对马的喜爱之情。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孟郊《登科后》有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李白亦有“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王昌龄的“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王维的“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杜甫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韩愈的散文《马说》提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观点;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有“古道西风瘦马”的经典名

句;清代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老马》以马喻人,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劳动民众的悲惨命运。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先生以画马闻名于世,他笔下的马或奔腾跳跃,或引颈长嘶,或低声呜咽,飘逸灵动,超凡脱俗。一幅幅奔马图将马的神韵与精气展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令后人敬仰赞叹。无论是铸马、说马还是画马,其中都蕴含着人类对马的怜惜与敬重之情。

马更是一种精气神的象征。马从出生至死亡,无论是进食还是休憩,大多时候皆是站立着,唯有遭遇意外才会倒下。马的嗅觉极为灵敏,凭借对气味的敏锐感知,即便身处迷途,也能历经曲折重返故地。古人认为,龙马乃是仁马,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传说中龙马身高八尺五寸,高大伟岸,其骨骼生有羽翼,翼边环绕着一圈彩色鬃毛,引颈长嘶之时,威风凛凛。《易经》有云:“乾为马”,将马视作天的象征。马代表着君王、父亲、大人,是刚健、威严、健康、善良、昌盛、发达的化身。同时,马又是能力、圣贤、人才的象征,古人常以“千里马”来比喻良将贤才,千里马精神便是优秀品质的高度浓缩与凝练。马看似性情温顺,然而在与同类竞争时却不甘落后,展现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马的精神

体现在忠诚、友善、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等方面。赛场上,常有骏马力竭倒地而亡,但其拼搏之态令人动容;马虽沉默不语,却从不偷懒耍滑,总是任劳任怨。昔日沙场上,诸多战马遍体鳞伤仍奋力向前,直至力竭身亡。马虽不像龙那般被众人奉为图腾加以崇拜,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姿态与丰富的象征寓意。《山海经》中就有“人面马身”“马身龙首”的记载,这种图腾文化也成为中国人特有的符号之一,历经数千年沉淀,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马文化与马精神。

每日清晨,社区里的邻居们伴随着音乐做健身操,那音乐正是二胡独奏曲《赛马》。《赛马》这首乐曲欢快愉悦、热情奔放,聆听着那急促的马蹄声,仿佛将人带到了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现场。那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白色的、红色的、青色的、黄色的、黑色的、棕色的以及枣红色的骏马们,在观众的呐喊助威声中争先恐后地飞驰向前,带起阵阵疾风。《赛马》一曲,宛如一股无形的力量,催人奋进,激励着我们马不停蹄地追逐梦想,奋勇前行。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流逝的是光阴,不变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许。让我们乘着古老神话传说的翅膀,寄托心中美好的愿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弘扬龙马精神,策马扬鞭,一马当先,昂首阔步,奋力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新篇章!

东门
记忆

大东门

上一期,我们从“商船沿黄浦直抵城下”的小东门,窥见了老城厢面向世界的繁华端口。那么,沿着城墙稍往南走,便来到了大东门。

大东门在区境东部,复兴东路、中华路东口一带(复兴路与中华路有两处相交,老西门处为西口)。大致范围东至悦来街,南

至白渡路,西至巡道街,北至盐码头街。旧城垣的朝宗门,原址即在今复兴东路中华路交叉口处,因位于县城正东,故又俗称大东门。拆城后群众仍习称这一带地区为大东门。现周边属居民区,为居民服务的各种商店较齐全。著名的南市螺丝商店位于中

华路白渡路口;面筋弄处还有现今市区内仅存的传呼电话亭。此处西通老西门,东经复兴东路轮渡站可通浦东杨家渡,南、北是环城圆路(即人民路和中华路),11、24、64等路公交车经过设站,一向在交通上占有重要位置。

探
寻
非
遗

编者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镌刻着民族集体记忆的“活态瑰宝”——它沉淀着千年文脉的历史厚度,承载着中华儿女精神基因的文化深度,更蕴含着古人生产生活智慧结晶的科学价值。传承这份珍贵遗产,不仅是守护文化根脉,更是于社区烟火处延续文明薪火。

《小东门社区晨报》推出“探寻黄浦非遗”系列报道,带您走进黄浦区的非遗世界:触摸指尖匠心,聆听传统故事,感受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社区里的鲜活生命力,让非遗之美融入日常,让文脉传承扎根社区。

展
览
资
讯

“两弹一星”珍贵文物首次亮相申城

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2026年1月7日,由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中共一大纪念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联合举办的“铸梦金银滩:中国‘两弹一星’辉煌之路”专题展,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正式开幕。

展览纵览:
一部自力更生的壮丽史诗

中国“两弹一星”事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敌对势力的核威胁,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取得的以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为代表的伟大成就,铸就了国防安全基石,奠定了中国大国国际地位。

展览聚焦青海省海北州金银滩,精心遴选69件/套文物,包括于敏的手稿、邓稼先的履历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使用的程序时间指示器、手摇计算机等数件国家一、二级文物,以及反映中国核工业发展史、国营二二一厂历史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

展览从“使命召唤”“勇攀高峰”“伟大成就”“筑梦复兴”四个部分,回顾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从艰难决策到取得伟大成

就的辉煌历程,生动展现以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科技拓荒者、创业者们在风雪高原之上成功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伟大实践,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

设计亮点
沉浸式体验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展览设计匠心独运,注重沉浸式体验。在一楼展厅,通过全景复原的方式,重现了1958年8月李觉将军率领二十余名先遣队员初入金银滩草原时的场景。当时,他们仅凭三顶帐篷和几辆汽车,毅然挺进这片苍茫之地,拉开了221基地建设的序幕。他们在茫茫草原的背风处,割去一人高的牧草,支起帐篷,完成了最初的环境勘测、城镇规划、厂房布局等工作,为221基地建设做了万全的准备。可以说,中国核工业正是从这三顶在风中屹立的帐篷里,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

移步二楼展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模型映入眼帘,与其并列的还有代表我国航天事业重大成就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嫦娥



六号”探测器等模型。这一空间巧妙地呈现了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科学家精神的赓续与发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激昂的科技篇章。这些精神不仅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几代中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精神写照,将永远激励我们持续奋进,在新时代续写强国复兴的辉煌篇章。

上海灯彩

上海灯彩是在上海都市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灯彩艺术,它继承古代灯彩的优秀技艺并加以合理发展,不仅材质有所更新,品种也更为丰富。海派灯彩分撑棚灯、走马灯、宫灯、立体动物灯四大类型,其中以何克明为代表的立体动物灯彩集观赏性、艺术性、装饰性于一体,是上海灯彩艺术最精粹的部分。

何克明有“江南灯王”的美誉,是立体动物灯彩的创始人。他博采南北灯彩之精华,又吸收西洋雕塑艺术,别出心裁,逐渐突破流行的灯彩形制,形成了自具面目的个性化风格,制作中以艺术手段赋予灯彩灵动的生命,命意讲究雅俗共赏,往往借助吉利话、“讨口彩”寄托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感情。何氏灯彩以动物造型为骨架结构,用铅丝缠绕纸代替传统的竹篾,扎制出的灯彩骨骼结构准确,细致精湛,造型生动,姿态传神。